

中美都经不起政治浅薄和战略轻浮

编者按:

5月16日,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陈兼做客第88-2期文汇讲堂,主讲《中美关系的情仇恩怨》。讲座结束后,文汇讲堂对部分听众进行了回訪。

回訪时间:

5月18日,电话回訪共2.5小时,6人

回訪对象:

张建二 55后 静安区教育学院教师
刘建军 65后 复旦国际学院教授
孙海波 70后 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应志斌 75后 公务员
潘昱 85后 上海交大医学院在读博士
李涵正 95后 华东师大金融与统计专业学生

中美两国间应重合作远纷争

问题1: 陈兼谈到中美两个大国目前的双边关系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关系。您怎么看?

张、应、潘: 以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总是难免战事纷争;而目前中美两国之间似乎是种“老大”和“老二”的关系,但“合作”才是主题。双方应避免误会,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冲突。

刘: 如果从史上“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来看,通常可见A去挑战B,结果导致C上位。所以,中国不必扮演一个“挑战者”的角色,事实上,诸如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更急于向美国发起冲击。此外,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和平主义原则,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让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共存共赢。

孙: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且经济平衡之外再加上核平衡的因素,使得两国即使政治上偶有摩擦,亦不至于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

美国的狂妄让其内部矛盾愈演愈烈

问题2: 陈兼觉得美国最大的内部挑战是民主陷入两个怪圈:一是资本金融有了绝对的权力,处于垄断地位;二是



①陈兼精彩主讲中美关系史,极富感染力
②黄仁伟点评褒中再立
③会场里听众站无虚席
④听众在观看完介绍陈兼的小电影后,纷纷拍下其中与国际学者交流的珍贵照片

政治上的极化现象,只能说No不能说Yes;而这两大问题只能靠美国自己解决。对此,您的观察是?

刘: 美国曾经向昔日霸主英国请教过如何统治世界,英国人给出的答案是海外驻军。然而,英国人的手段相对温和些,主要通过改良殖民地(比如当时的印度)管理模式来维系帝国威权。可美国人过分自信,军火商、资本家、政客沆瀣一气,美军多以强大火力摆出“救世主”的派头,终于陷入战事不休的怪圈。如今,与其说美国国内危机难以根除,不如说正是美国这种狂妄自大的对外战略,让其内部矛盾愈演愈烈。

孙: 美两党极化确实致使国内政治陷入僵局,一些敏感议题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两党从来不存在异见。

潘: 两党“互撕”暴露了美式政治民主的弊端,危机时刻,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声音更加行之有效。

外交需要沟通与妥协

问题3: 陈兼建议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就和谈恋爱时要互相交流与身体力行一样。这给您什么启发?

孙: 外交当然需要沟通,也需要一定

程度的相互妥协——双方都不肯作出任何让步,还怎么谈得下去?

应: 这个比喻形象。历史学家讲故事不像政客那样一味狂轰滥炸,妙处由听众自己领悟。

潘: 应以真情动人,别虚伪。说实话、干实事,才能合作共行。

李: 讲好中国故事,也可适当发出强硬的大国声音。

中美要完成共同承担大国责任的交集

问题4: 黄仁伟认为中美有两大共同点:责任意识,自我纠错修复能力。就中美肩负的道德理想与大国责任,您有何观点?

刘: 同样的自我纠错,美国付出的成本要比中国大,因为美国没有独立于两党之外的权威力量一言定全局。中美要完成共同承担大国责任的交集,而按照历史上大国霸权一般维持130年左右的情况看,已统治世界70年的美国还有60余年的绝对竞争力,故此一阶段怎么合作下去,须慎重以待。

孙: 时殷弘教授的“中美都经不起政治浅薄和战略轻浮”说得很好,这就是我的观点。

潘、李: 虽然中美两国体制不同,东

西方文明存在差异,但大国责任与理想是不容推卸的,是双方都需要为之努力的目标。

历史需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角度解析

问题5: “中美关系现状”已有国际问题专家、军事学家、经济学家做过多番阐释。您对陈兼作为历史学家的解读有何感想?

张、潘: 多种角度提供多种思考,强国交锋有太多话题值得探讨。

刘: 作为历史学家,陈兼讲得很生动,但可能限于时间,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中美情仇恩怨产生的根源,我们又该如何化解。

孙: 这是一次吸引人的讲座,可惜历史很难被说出新意。其实就当年中美之间的种种故事,基辛格的《On China》已经披露得很详尽了。

应: 历史当着眼未来。陈兼演讲时间跨度大,全景式扫描体现开阔视野。

李: 陈老师的演讲有一种人文关怀,让我了解了很多不曾在教科书上注意的细节。我觉得历史需要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角度解析,这样更到位,也更具况味。

(回訪设计:李念 实施、整理:孔冰欣)

学习陈兼教授的双重逻辑思维

——一位语言学习者在文汇讲堂的体悟

聆听了陈兼教授《中美关系的情仇恩怨》的讲座,无不被他慷慨有力、声情并茂的语言所吸引,而内容更是逻辑清晰、有的放矢。作为一名语言学习者,除了关注讲座的内容,对讲话者的语言、逻辑也是格外注意,特别是面对陈兼教授这样的学术巨擘,其学术成就就能同时被中外认可必定离不开语言逻辑的微观层面因素。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在对外交往频繁的今天,我们又可以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呢?

陈教授梳理了中美关系史的五大阶段,点评嘉宾黄仁伟教授又增添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的新阶段,给观众呈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宏图。但是这种宏大叙事的切入点却是一个个历史故事,化大为小,用了约50个历史故事来展开或论证自己的演讲,这就是一种英语思维逻辑的表现,汉语习惯用大而化之的概括性语言,而英语偏向用实例说话,从观众的角度看,这种叙述方式就更能起到循循善诱的效果。

在对外交往的时候,从大的范围讲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又何尝不是人与人之间

间的交流呢?外交工作者是对外交流的第一阵线,外交工作者通常都具有外语背景,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是仅仅有语言就足够的,更重要的是在于双方的逻辑思维是否处于同一条线上,这里的一条线不是说双方的逻辑思维一致,而是说彼此都能够洞悉对方讲话背后的特有逻辑,否则最严重的后果是双方以为自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但却是错误的理解,导致误会或疑虑甚至是更严重的外交或政治后果,历史上这种例子数不胜数,BBC曾整理过历史上犯过的严重的翻译错误。这种情况通常就发生在双方对彼此的逻辑思维把握不清的时候,你说你的我说的,虽然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之间都是有相通性,尤其是在语言学习的时候为便于学生快速掌握一个知识点老师会非常强调这种相通性,但是在真正的对外交流中,我们要把自己的关切点放在这种差异性上,只有注意到了这种差异性,才能更好地利用相通性,最后达到交流的目的。

学者专家是对外交流的第二阵线,当前国内的许多学者专注于学问研究,在国内影响很大,但是相较之

下,在国外的影响力就远不及了。其中一个原因,从语言和逻辑思维的微观角度看,或许是因为没有深入了解其他语言的民族的逻辑思维。笔者曾经读过一些国内学者论文的英文翻译版本,发现虽然语言用词比较恰当,但是行文叙述的逻辑结构仍然是按照中文的行文逻辑思维,这难免让英语国家的学者读起来有种佶屈聱牙、无法理清观点的感觉,如此种种,又如何能够实现学术文化交流的目的呢?我们一方面需要优秀的合格译者,但是译者无法独挑大梁,对外交流需要学界每一个人的努力,我们要学习陈兼教授,学贯中西逻辑思维并能融会贯通,才能实现成功的学术交流,让外国学者真正地了解中国。

当前正值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如此宏大蓝图的实现需要每一个人担当起自己的责任,要先了解差异,首先是语言逻辑思维的微观层面差异,进而寻求共同利益。而对于处理中美关系这当今世界最大的双边关系时,也不能忽视这一层差异。

(王玉尧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学生)

第一次去听文汇讲堂。惊喜之余,收获颇丰。回来整理讲座记录,再一次体味了陈兼教授的讲演。陈教授说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恰巧本学期选修了博弈论,我想,用“博弈”二字概括几经风雨的中美关系再合适不过。

在讲座的互动环节,我向陈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今科技疾速发展,中美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航空航天等尖端领域以“开展军备竞赛”般的热情研究实验。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旦出现技术爆炸,是否会导致中美之间出现新的冷战?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前不久读了《三体》。个人以为,三体人与地球人由于“黑暗森林”法则达成的短暂和平正是一种冷战。三体人拥有高超科技,而地球人在最后也掌握了威胁三体人的办法。假若现实中出现技术飞跃,中美关系,不近似三体与地球?

陈教授指出,这种冷战不会发生。作为世界大国,它会从人类整体角度看待局势。冷战可能导致的风险是否符合它的最大利益?不。再次冷战带来的风险可能造成全人类的毁灭。正所谓一损俱损,害人害己。考虑到“两败俱亡”的可怕后果,任何一方都不会轻举妄动。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进一步想,如果这利益之于不同国家有着很大的交集,那么冷战真的会成为历史。博弈论中有一名词——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是博弈者的一个策略组合,任何博弈者独自偏离这一策略组合,其收益都不会增加。很明显,人类的科技发展正在加强这种均衡。违背者将付出和另一方同样惨重的代价。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绝非零和博弈。所谓零和,即我多彼少、彼多我少。曾经看到一句话说的很好: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后每个人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交换后每个人就有了两种思想。中美关系不亦如此?倘能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能形成良好的科技互动,双方都会受益无穷。

然而,没有冷战并不意味着可以盲目乐观。大国博弈,博弈者要有博弈的资格。中国人不能因为一点小波折就悲观绝望,更不能因为关系一点点升温回暖就得意忘形。在某些方面,我们还差的很远。无论是教育,技术,还是基础科学,“中央之国”跟“山巅之城”毕竟差了一些距离。世界永远是强者的世界。

从未想过陈教授90分钟的讲座竟能够引领我进行这么深入的思考。曾以为大国博弈仅仅是政治家和智库的事情,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原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不是一句过时的俗语,原来普通人也可以去,并且应该去思考国家的命运和未来。真幸运,在大家各自奔小康的今天,有人能够跟我们谈谈中美关系,谈谈祖国。

最后,我从波谲云诡的中美关系中悟出两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阮博男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2014级)

从《三体》联想大国博弈